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曲艺与民间文学方阵

林 河 卷

惟楚有材

於斯為盛



文艺湘军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曲艺与民间文学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美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00 千

ISBN 7-5404-2425-7/I·1813

本方阵定价:158.4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置换



林河

(五) 魏 颂

——论《九歌·国殇》的民族文化基因

林 河

一、《国殇》是中华民族优秀的 文化基因在文学上的反映

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诗人屈原创作的《九歌·国殇篇》，是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所升华出来的灿烂诗篇。它那顽强进取的民族气质，气吞山河的民族气概、百折不挠的刚毅精神和生死不渝的爱国赤忱，正是我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基因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反映。也可以说：

（下转）

（上接）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国魂颂 /001

中华为什么叫“华”? /024

中国为什么叫“CHINA”? /036

长江为什么叫“江”? /052

长沙为什么叫“长沙”? /054

七千年前的一篇“散文” /060

世界第一船 /063

《屈赋》“炎神”考 /066

神农炎帝形象小考 /088

古雒七千年祭 /093

中,日两国的稻作文化与雒文化的比较研究 /126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吗? /148

桀纣神话访古记 /162

《越人歌》中的民俗 /179

楚辞与南方民族民歌 /197

马王堆汉墓飞衣帛画与楚辞神话、南方民族神话的

比较研究 /222

马王堆汉墓的越文化特征 /253

西汉风流女 /273

林河主要著作目录 /281

总跋(谭 谈)/283

国魂颂

——论《九歌·国殇》的民族文化基因

一、《国殇》是中华民族优秀的 文化基因在文学上的反映

两千年前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诗人屈原创作的《九歌·国殇篇》，是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所升华出来的灿烂诗篇，它那顽强进取的民族气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刚毅精神和生死不渝的爱国赤忱，正是我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基因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反映。也可以说：《国殇》是我们颂扬国魂的一曲光照日月的英雄颂歌。

因此，研究《国殇》，对研究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基因，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今天来说，如何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唤起国魂、振奋民心、开拓未来，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惜，以往的一些学者，因历史的局限性，在研究《国殇》

时,未能深刻体会《国殇》的精神实质,产生了种种失误,致使屈原作品中这一颗光辉夺目的明珠,蒙上了一层黯淡的尘埃。现在,是为它拭去尘埃,恢复它固有光彩的时候了!

二、前人研究《国殇》的失误

前人研究《国殇》的失误,主要有二:一是失败主义,二是神秘主义。

持失败主义论点的人,其失误是将文学当历史。把历史事件与文学作品“对号入座”。失败论学派历史悠久,影响较大。其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清朝康熙时的蒋骥,他的《山带阁注楚辞》一书,在《国殇》按语中说道:“怀襄之世,任谗弃德,背约忘亲,以致天怒神怨,国蹙兵亡,徒使壮士横尸膏野,以快敌人之意。原盖深悲而痛极之。其曰:‘天时怱兮威灵怒’,著兵刃之非偶然也。呜呼,其旨微矣。”他又说:“怱,怨也。曰‘严’者,若有监督之者然。虽当战败,其气弥锐,而天方盛怒,必使尽杀而止。故非战之罪也。国殇所祭,盖指上将言,观援枹击鼓之语,知非泛言兵死者矣。”

如将他这两段话合并解释,则会是这个样子:楚怀、襄二王执政的时候,朝廷信任小人,不用贤德之士,又背约忘亲,以至天怒神怨。这个时候,国家衰弱腐败了,军心也涣散不整了。因此,打起仗来常常失利。但因楚国在过去是很强大的,虽然战败,军队的余勇尚在,锐气不减当年。盛怒的天帝,为了加快楚国的灭亡,便亲临战场督战,监督秦军杀敌,务教秦军把楚军斩尽杀绝,方才罢休。因此,楚军之所以战败,并不是不勇敢,而是因为天神在惩罚他们呢。屈原说:“天时怱兮威灵怒”,只是说明了楚军之所以被杀戮得如此之惨,决不是

偶然的啊！

持这种论点的人很不少，如民初的楚辞学家马其昶，在他的《屈赋微》一书中，在叙述了楚军在丹阳之战大败以后，“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又大败，兹祀国殇。”

至五十年代，郭沫若在翻译《九歌》为白话诗时，也没有完全摆脱这一论点。在他的白话译文中出现了“阵势冲破乱了行”、“片甲不留，死在疆场上”这样的句子，认为楚军已被秦军杀得阵容大乱，片甲不留了。

直到八十年代，持失败论点的人也还不少，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总结他们的注释，大致不离如下的模式：

秦军兵强将勇，旌旗蔽日地杀向楚军，冲破了楚军的阵营，践踏着楚军的行伍，楚军被杀得张皇失措，只好把战车埋起来，把战马捆起来坐以待毙，用死以效忠国家了。此时，盛怒的天神监督着秦军，在如雷的战鼓声中杀向楚军，终于把楚军杀得片甲不留，完成了上天要惩罚楚国的天意。

总之，持失败论的学者们，都不曾考虑到楚文化的文化基因对楚民族所起的作用，把一个刚强勇敢，生为壮士，死为鬼雄的楚民族，把一个精神上注满了刚强基因的爱国主义的伟大诗人屈原看成了一遇挫折就怨天尤人，只知哀叹“天亡我也”的懦夫了。

一些神秘主义者，则又从另一个角度，对《国殇》进行了各种曲解，这一派的特点是把《国殇》曲解得神秘莫测。

台湾著名学者凌纯声先生便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国殇》是“猎首祭”的论点，至今在海外还有很大的影响。他在研究《国殇》时，不是用《国殇》的诞生地南郢沅湘间的民俗，而是用中国西南边区佯瓦族、台湾阿美族和高山族的民俗作依据的。他在探讨《国殇》所代表的民俗时说：

“《九歌》中的《国殇》、《礼魂》是中国古代僚越的馘首祭泉和现代民俗学上的猎头(Head hunting)及祭首(headfeast)。”

凌先生以云南的佤族(伡族)和台湾阿美族的民俗为例,论述道:

“战争与猎首不分,部落间为了争地、劫掠或者复仇等原因,引起战争而猎首。有时为要得头以祭谷神或田神,或酋长之丧必得一人头祭之,因猎首而引起战争。”

(原文载台湾联经书局《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国殇·礼魂与馘首祭泉》一书,1979年版。)

凌先生为了要证明《国殇》即“猎首”风俗的异变,完全忽略了《国殇》的完整性,而是从中抽出一两句诗,来和“猎首”比附。如他对“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迢远”是这样论述的:

“猎头民族如佤人相信远处的人头胜于近处的,因远处人被砍头后,他的灵魂不认识路途回去;且在本地又无亲友可以专心致志地保佑他们。”

凌先生即依据这一民俗把《国殇》与《礼魂》理解为“祭敌首并举行招魂仪式的祝词”。他并将《国殇》的最后四句与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猎首祭中的招魂词进行了比较:

《国殇》原文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怨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猎首招魂词

你在此处安住吧我来献酒糟给你
请你告诉你的父子兄弟和妻说
你現在在泰雅族的地方甚好，
所以，多请他们来啊

可惜，尽管凌先生自己认为这样对比很能说明问题，但作为一个读者的我却实在不明白《国殇》和《猎首招魂词》有什么共同之处？“带长剑兮挟秦弓”与“你在此安住吧”有什么关系呢？“首身离兮心不怨”怎么会是“我来献酒糟给你”呢？“诚既勇兮又以武”怎么会是“请你告诉你的父子兄弟和妻说”呢？“终刚强兮不可凌”与泰雅族的地方好不好何干呢？

台湾学者苏雪林先生则比凌纯声先生走得更远。单凭《国殇》中有“身首离兮心不怨”一句话，便认为《国殇》是祭祀一位印度的无头战神的。他还联想翩翩地把它与佛教密宗的“大圣欢喜天”（俗称欢喜佛，一般表现为一位慈悲为怀的女神，与一暴祸人间的男神裸体抱持，企图通过男女之爱，去换取祸神不降祸于人。）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用以论证《国殇》与印度佛教的关系。使人感到不得要领，不知所云也。

三、前人走入误区的原因

I. 失败论者的误区

前人研究《国殇》走入误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忽略了两种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是不是具有“可比性”。

进行比较研究的先决条件，便是其选择来进行比较的资

料,必须有可比性。把没有可比性的事物拿来进行比较,便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持失败论的学者,就是忽视了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在如下几个方面产生了失误,走入了误区:

1. 没有区分文学与历史的差异:文学不等于历史,就象史书《三国志》不等于小说《三国演义》一样。历史上的秦楚之战,楚国是失败者,但不等于楚人的文学作品中都会充满了失败情绪。因为历史记录的是事实,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没有回旋的余地。而文学作品却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在精神空间飞翔。事实上,历史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双方都会认为自己是胜利者的,即使在战败前夕,军事领袖为了鼓舞士气,也会教士兵们高唱战歌,高喊:“皇天佑我,我军必胜!”的,即使战败以后,也会不甘心失败,还认为“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的。只有在国破家亡,完全绝望之后,才会出现不堪回首的亡国之音。《国殇》并不是楚国灭亡后的文学作品,即使国家已到了生死危亡之秋,爱国的文学家,即使痛恨国政的腐败,但他在文学作品中,也决不会先骂了自己国家的腐败后,再去号召人民奋勇杀敌的,更不会诅咒自己的国家,认为活该灭亡,灭亡有理的。

2. 没有处理好文学与民族学的关系:民族文学是与民族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的。楚民族(不是楚国)是我国历史上立国最久的民族,从“维尔荆楚,居国南乡”算起,到秦始皇灭楚为止,它至少在南方存在了一千五百年以上。象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没有优秀的文化基因,是决不能与商、周、秦三大王朝抗衡如此之久的。它能与三大王朝抗衡达一千五百年之久,这说明它的确是一个刚强不屈的民族。历史上留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唯楚有材”等,也证明了楚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文化基因的伟大民族。刚强的民族必有与它文化

基因相称的军事文学，失败情绪是与刚强不屈格格不入的。何况，屈原是一个“虽九死而不悔”的爱国诗人。

3. 没有理顺文学与政治背景的关系：文学总是难以脱离政治力量的制约的。《国殇》是应政治的需要，为抚慰亡灵并激励生者继续奋战的作品，它是在有政治或军事首领在场亲自主祭和三军参加的国家级盛大祭典上的祭词，创作这样的祭词，必须根据领袖的意图和三军的意愿行文。在全军全民同仇敌忾的心理状态下，在众目睽睽的环境中，文词只要流露出一点点哀怨失败的情绪，作者都将会大祸临头，被加以“动摇军心”之罪，何况一个有爱国心的作者，也不会去写那“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作品的。

4. 没有考虑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文学是民俗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民俗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完全游离于民俗之外的文学是没有的。

楚国是巫风盛行的国家，因此，文学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宗教民俗。当神灵观念在人们头脑里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一切无宗教目的的祭祀是不存在的，不能为人们祈福消灾的宗教仪式，是不受人们欢迎的。《国殇》是楚国最隆重的祭典之一，它更不能违背楚人的宗教民俗。

举行“国殇祭”的目的，是运用巫术的手段唤起国魂（国殇）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刚毅顽强的民族精神和永不受欺凌的英雄气概，虽然已经为国捐躯，魂魄也要成为护国佑民的鬼中英豪，成为生前战友的英雄榜样。

《国殇》的祝词虽是对亡灵说的，但也要起到激励生者的作用。楚巫祀神本来是集娱神和娱人两种功能于一身的，既要使亡灵愉快，又要使正在杀敌的勇士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因此，祭祀必须围绕着这一目的构思，决不能脱离这一目的，

任凭作者的意志,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宗教习俗所不容许的领域去自由飞翔的。军事祭祀的关键,便是祈求神灵赐福于己,降祸于敌,祭词中如果出现了神不佑己,反去佑敌灭己的语句,也是宗教民俗所不容许的。

5. 没有分清宗庙文学与私人作品的界线:宗庙文学是为全民族而作,私人作品是抒发私人的感情。宗庙文学必须依据大众的心理去进行创作,而私人作品则可以抒发与众不同的私人情感。宗庙文学注重功利性与近期效应,而私人作品却可以不注重功利性而追求长期效应。作者本人,如果对国事不满,想要抨击政治,但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可以用较隐蔽的手法在文字中以微言大义去暗示读者,或用激烈的言词不顾后果地直刺当政要人,或写好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国殇》属宗庙文学,因此,拿着放大镜到《国殇》中去找什么微言大义,只能是缘木求鱼而已。例如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抗日战争时期,可与《国殇》比美的《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歌》等抗拒拒侮的爱国歌曲中怎么可能有什么微言大义呢?

II. 神秘论者的误区

持神秘论的学者,更是忽视了两个文化现象之间有没有可比性这一重要问题。

文化现象相似,而文化基因不同的两种事物有没有可比性?文化现象相似,但二者的时代不同有没有可比性?文化现象相似,但两种不同步的文化之间有没有可比性?做比较研究的学者们必须小心谨慎对待。

凌纯声、苏雪林先生等台湾同行在运用西方民俗学的方法对《国殇》进行比较研究时,不知是否考虑到了两种文化现象相似的事物之间有没有可比性的问题?

的确,《国殇》中有“身首离”之语,但“身首离”是首还存原